

TIAN HAI XIANG BAN
WU QIONG JI

天海相伴无穷极

蒋宝华 主编

学林出版社

TIAN HAI XIANG BAN
WU QIONG JI

天海相伴无穷极

蒋宝华 主编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海相伴无穷极/蒋宝华主编. —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5.10

ISBN 7-80730-030-2

I.天... II.蒋... III.①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②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8553 号

天海相伴无穷极



- 主 编—— 蒋宝华
责任编辑—— 薛 仁
封面设计—— 赵海平
装帧设计—— 黄雨水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81号3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钦州南路81号1楼)
电话: 64515012 传真: 64844088
印 刷——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10.75
字 数—— 25 万
版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000 册
书 号—— ISBN 7-80730-030-2/1·8
定 价—— 30.00 元

心靈的菩提

南海戒忍書



《千手观音》在“春晚”博得众口一词的赞誉，自在情理之中——不光在于那光彩夺目的衣饰，不光在于那强似万语千言的音乐，而是在于这精美绝伦的舞蹈，她不单再现了“观音”的“真身”，更再现了她的“真义”和“真谛”，那挥出了一颗颗心的“千手”，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齐心又协力的“牵手”，是天上人间所有的善良和充满爱意的心手相牵，是真正的我心传我手、我手传我心、你你我我和谐一致的心手相连！

普陀山，普陀山，天海相伴无穷极；普陀山，普陀山，山海相亲，人心相谐……



目录

序.....余秋雨 1

天海相伴无穷极.....叶文玲 3

普陀山四季.....蒋宝华 8

· 散文 ·

开一扇门，望见观音.....水东流 12

心灵的菩提.....薛家柱 17

不肯去观音.....方 牧 20

月明百步沙.....周开龙 22

千年普陀山.....赵利平 24

心 愿.....陈富强 28

叶圣陶笔下的弘一法师.....李哲良 31

冲 浪.....赵长天 35

戏 沙.....林道远 37

海上仙境记.....傅通先 39

莲洋初渡.....陈启文 42

普陀依旧.....武佩珽 45

外 婆.....薛 荣 47

外婆的普陀情结·····	蔡金龙 50
三生有缘·····	姜法泉 54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杨 挺 57
普陀的阳光，普陀的水·····	万福建 60
去了一趟普陀山·····	张东奇 63
普陀情缘·····	许成国 66
普陀观自在·····	张永坚 70
那一次去参拜·····	於国安 72
听 海·····	乔延凤 74
十年一觉普陀梦·····	何 苦 76
高出尘世的花朵·····	李松岳 78
海岸孤绝处·····	半瓢居士 80
梅湾春晓·····	覃扬善 83
千帆日下尽红莲·····	徐 波 85
普陀山上悟新诗（外一篇）·····	阿 能 87
云散佛顶月·····	智 行 89
普陀山题刻·····	滕 云 91
短 章·····	界 定 95
自在人生与慈悲情怀·····	张曼斌 97
观世音和普陀山·····	王荣初 99



海天佛国小记·····	瞿明刚 101
普陀山日出·····	石亮俭 105
香会普陀山·····	何信峰 107
追忆普陀之行·····	彭 琳 109
普陀之夜·····	袁养和 112
能不忆普陀·····	廿卅源 114
风铃响叮当·····	徐扬维 117
心归何处·····	罗 琳 120

· 诗歌 ·

“感受普陀洛迦 体验心灵日出”诗会现场作品选

一朝一会·····	王旭烽 122
我的普陀·····	叶延滨 123
佛在心中·····	子 川 123
传 灯·····	荣 荣 124
无 题·····	宗 鄂 124
普陀的声音·····	王 干 125
心灵的跪拜·····	葛笑政 125
大海的每一滴水·····	陆 健 126
慈 航·····	林 莽 126

美丽的普陀山·····	陈孝人 126
海市蜃楼·····	李全平 127
普陀山吟草·····	王学渊 133
菩提树下·····	白 华 136
拈花一笑·····	蛭 蛭 141
一花一世界·····	安 安 143
听潮石·天灯台·····	李国平 146
佛顶山·钟声·····	孙海义 148
观音·····	钱 萍 149
潮音洞·紫竹林·····	叶 坪 150
普陀山诗抄·····	李 越 151
参禅普陀山·····	鲁 荒 153
心谒普陀·····	敕勒川 155
礼赞（外二首）·····	白 马 156
普陀山·····	王迺宾 158
千手观音·····	张 方 159
后 记·····	蒋宝华 163

序

余秋雨



普陀山是写不完的，但只要为它动笔，也就等于点上了一炷香，融入了它的千年香火、万里梵呗。

佛教修行，有各种不同的场所。

寒村小庙，荒山古刹，僧侣们草履陋衫，寂寂苦行——这是以前在中国农村到处都可以看到的景象。

但是，星罗棋布的小庙，总会指向着一个较大的寺院，而几处较大的寺院，又会指向着一个更大的佛事活动中心。在那里，一切都不一样了，殿宇轩敞，钟鼓声声，古树环绕，香火鼎盛，出现了一种远远高于尘俗世界的清静和安适。

本来，佛教要引领众生“离苦得乐”，修行的环境具有某种象征意义；既可以秽土成佛，也可以净土成佛；既可以苦地得悟，也可以乐地得悟。但是，越是作为大众向往的中心道场，越会靠近净土、乐地，也就是越会模拟和营造西方极乐世界的某种气氛。

这便是宗教对于民众的典仪性、象征性，可感性导引方式。

我在印度考察佛教遗迹时发现，虽然一路拥塞破败，但在靠近佛祖开悟的菩提伽耶、初转法轮的鹿野苑时，整体风景都变得美好起来，让人们心情舒畅地去一步步趋向真理。

在中国更是如此，重要的佛教胜地必定安置在风景绝佳处。

经过时间的筛选，现在中国有四大佛教胜地。五台山雄浑，峨眉山飘逸，九华山蕴藉，而其中最奇特的是普陀山——它居然是茫茫大海中的一个岛！

大海与岛，本身就有宏大的佛理隐喻。尘俗天地的隔离，彼岸世界的呼唤，洪波摇曳中的安驻，无边人海中的引渡……更惊人的是，这个海，是中国东部最美丽的海，这个岛，是辽阔海域最美丽的岛。这么完整的精神象征出现在华夏的版图上，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化奇迹。

据记载，12世纪初期的云游名僧真歇法师对普陀山的发现和建设起了很关键的作用。但普陀山能成后来的气象，却是无数佛门内外的有识之士一次次重新发现，一次次驻足惊叹的结果。它被供奉在很多人心中，因此也被供奉在了历史中。连一代君主、博学雅士、豪迈将领，都会一次次来这里检拾步履、沐浴身心。成者，来谢恩；败者，来舒心；长者，来安身；幼者，来立命。不管成败长幼，是何心境，总要顺便看一看碧海古檐，听一听梵钟鸟鸣。渐渐地，普陀山成为很多中国人在无常的精神颠簸中离不开的一座山。

我每次去普陀山，参拜各所寺院，跋涉熟悉的路径，总能领略一种由内而外的整体性美好，并由此产生一种难言的幸福感。我不仅有幸与全山的住持戒忍法师成了朋友，有机会听他的慧悟哲言，而且也结识了各寺院的诸多法师。普陀山管理局的蒋宝华先生、干松章先生等一大批尽职的护法者与戒忍法师商定，不仅每年举办普陀山南海观音文化节，而且邀请海内外文士携笔前往，共襄盛举，这是一件好事，把山水、宗教、文学融成了一体，我相信只要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天长日久，一定能营造出更圆满祥和的精神气氛。

听说已有一批文章可以结集了，我没有时间一一细读，却高兴地写下以上这些话表示祝贺。普陀山是写不完的，但只要为它动笔，也就等于点上了一炷香，融入了它的千年香火、万里梵呗。



天海相伴无穷极

叶文玲

“失常”的我，脑海一片真空，却想找一管普陀山的千年之竹，做成长箫短笛，就像永无停歇的潮音洞一样，对着太阳也对着月亮，吹出我心中的歌。



我神往普陀山。神往之初，我并没见过它。

我神往，是因为相信：落名为“山”的普陀，一定有山的从容，海的豪迈。

人心如若荧屏，凡是记忆深切的往事，总会像一幕幕影视常常轮番回放。

但是，记忆的荧屏中，没有一处地方像普陀山那样奇异而虚幻，它最初浮现于我心中的形象，却不是从容的山，更不是豪迈的海，而是一缕缕长年不绝的香烟。

那是故乡父老敬奉在一尊尊观音菩萨像前的袅袅香烟。

在心屏中间时时闪现的，还有众多敬奉者的虔诚面容，敬奉者心中幽藏的，自有现实世界艰难人生的诸多烦恼，这炷炷心香，就是对菩萨无言和切实的膜拜。

缕缕香烟，绵延着故乡父老千年的期盼。在大家心中，观音菩萨不光有“大慈大悲”的胸怀，还能够法力无边地“救苦救难”。

那时，我所见的观音菩萨，也总是或端坐于莲花之中，或飘然于云端之上，裙裾轻盈，仪式万方，而“大慈大悲”和“救苦救难”更是具化了的美妙形象；菩萨的素手，一执依依杨枝，一执斜斜宝瓶，那瓶“救苦救难”的甘露，则随时准备洒向人间。

最初得识普陀山，就是在故乡香烟袅袅的寺庙



“观音堂”中，那是一幅集聚了几代女尼心血的“南海观音”大绣像；普陀山缥缈在云端碧波间，隐约于观音菩萨“真身”后边，那方绣在丝帛上的山景海图，山非山，海非海，但是，它缥缈大气，庄严雄阔，就似遥遥不可及的天穹玉宇深海琼楼，教我在瞠目之余，便是莫名的崇拜和敬畏。

因此，虽然还没亲见实在的普陀山，但它却引我无限神往，我认定那是神仙住的地方，它庄严大气、雄阔豪迈的形象，自此撩我神思，摄我魂魄，我还认定观音菩萨就像我后来有幸得识的敦煌飞天一样，是高翔于云天仙界的祥和之神，那飘忽无定的仙踪，自是凡人无法寻迹的。

因此，不管普陀山这名称的真实由来如何，我便在揣度中望文生义：普陀，普陀，就是“普渡众生”的同义兼谐音。我相信普陀和“普渡众生”一脉相承；普陀和观音菩萨的“佛本生”故事，也一定是相辅相成的。

第一次识读普陀山，远在30年前。

那时，我尚在千里中原的河南。那是社会世情家庭人心都已遍体鳞伤的岁月，那是信仰有待复苏人心尚在迷茫的年代。

故乡在浙南海之角，终于来到普陀，自然是探亲途中顺路的点水一掠。

那时，心情和条件都不允许我细细品味这海天佛国的景致，而我在来来去去的游历中，首先牢记的，却是一份诧异。

我诧异位于舟山群岛一端的小小普陀山，竟然有幸得逃“文革”的大浩劫，我更诧异遍布四处的寺庙，虽然有点清寂，有点古旧，但看上去还算完好，时逢仲秋，在九月温煦的阳光和轻爽的海风中，名山古刹竟透出几许世外桃源的景象。

当然，它不会真是世外桃源，但我相信这里肯定不同于别处，冥冥中定有神助，此间百姓对神明又素有超越世态初如蒲丝的素心，这便是力量，这力量在大劫大难中就能抵恶抗毁。于是，它就能最大程度地保留着本真，继续传递着传了千年的良知和美善。

我的相信当然也是一种猜度，但是，我的猜度在我的匆匆行走中渐渐得以证实。

探寻在梵音毕静的寺院间，我不奇怪没能见识一场庄严佛事，行走在游人稀少的小径间，我不纳罕鲜见身穿袈裟的僧人。但是，就在这不无寂寞的行走中，我突然留意到了：蜿蜒于普济寺、法雨寺前的石板小路上，有着完好的两步一块隔块相嵌的莲花石！

那是些没有留下年月标记却雕刻得美丽非常而又块块不重样的莲花石。

我弯下身来仔细辨识。

这些刻着不同莲花图案的石头，显然不是出于一个工匠之手，但它一颗颗圆润光滑，朵朵莲花的线条也都十分润和饱满，看上去，那饱满圆润的莲花，就像一颗颗被虔诚的希望鼓得满满的人心，而那石面的光滑和莲花的圆润，自然是无尽岁月水滴石穿的洗磨，但它更无言地铭刻着朝拜者无数膝盖无数脚板磕磨的虔诚。

这一发现使我蓦然心惊。

这一发现也使我我对普陀山的所有诧异都转化成久久的沉思默想。

传说虚幻却坚如磐石的佛国世界的顽强存在，在这里得到了有力的诠释，它是对那时全面颠覆信仰的现实世界的无言抗争和昭示。不管世情怎样反常，反常之极便会乾坤倒转，善有善报，善必胜恶，而渴盼平安，护良佑善，是凡有良知的人共同的素心夙愿。普陀山中的莲花石，就是

这种素心夙愿最为具象的体现。

这些寻常而又非同寻常的莲花石，就像天幕中的一束强光凝聚并照亮了我对匆匆一游的普陀山的全部记忆。

在离去前，我依依难舍地伫立百步沙、千步沙的傍海礁岩，一次又一次远眺普陀山对面的洛迦山，那是传说中海观音讲经说法的所在。当海滩袒露着母亲般的双臂和胸膛，当如棉如绸的海涛温柔不倦地裹拥我的双脚时，那个最能解说普陀山价值的优美传说也翩然来至心底：千余年前(公元863年)，当日本高僧慧锷欲携从山西五台山请得的观音圣像，在明州(今宁波)下船准备回国时，一向平静的普陀洋面突然波涛汹涌，数百朵铁莲花齐齐浮现，慧锷百般努力，大船仍然无法前进。大为惊愕的慧锷低头默思：难道是观音菩萨不肯离开故土之故？当下便默祈：如若菩萨真心如此，我将在船到之处建庙供奉。一念初萌，铁莲花随即隐去，而大船飘停之处，即是普陀山下的潮音洞。

于是，由高僧慧锷发动，此间百姓响应，潮音洞畔的紫竹林始建了那座“不肯去观音院”。

这个“不肯去观音”的传说，令我感慨系之，这是最高明的编撰者也编不出来的世上最美丽的故事之一。而潮音洞浪拍云天的不绝轰鸣，更把我对普陀山和观音菩萨的认识，转化为深深的敬仰，转化成长驻心头的怀恋。

在匆匆离去前，我细细瞻仰了这座“不肯去观音院”，还特意将普陀山几个大寺院中所有的大小各种姿态的观音像都看了个遍。

当我凝视着其中一座拈花微笑的千眼千手观音像时，犹如醍醐灌顶，感受了心灵的又一次震撼。从远古开始，大小寺庙都是信徒们心灵的守护之地，也是大家的祈梦和圆梦之地，佛教寺庙的正殿主位，当是大佛如来，背面供奉的，除了守护神韦陀，或背殿或侧殿，常常就是最具美善象征的观音菩萨。

习惯了形象思维的我，只能又一次从文学的视角，衡量这尊塑像的意义：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能量，可以扩展成千眼千手乃至无穷大无穷多，是世人对所崇拜的观音菩萨的想象力的最大释放，是纯粹的浪漫主义加纵情恣意的极度夸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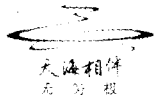
从不拜佛的我也终于明白了：普陀山之所以令大家如此神往，就在于它不单苍山如黛，碧海无涯，更在于它的山它的海，是如此相得且相谐；更在于它是南海观音菩萨永远留驻的仙踪佛地。而作为美善象征的观音菩萨，之所以千年万年长驻人心，不仅在于形象的美丽，更在于她是良善和希望的化身，是意志和智慧的菩提树。

如水流年。在长长的辛苦劳碌如牛负重如马奔忙的日子里，我常常不由得想起普陀山。因为我知道，即使不是进香的信徒，但只要能够去这天海相伴的佛地悠游一程，使可一洗尘嚣，歌享安宁；既能淡漠许多俗念，还能启发种种思索，弥足珍贵的，是能够感受一点禅机，增长一点智慧和意志，而这种智慧和意志，是在文学长途跋涉的漫漫人生断断不可或缺的。

此后，我便更加怀恋普陀山。

流年如水。在周游了天南海北的名山大川时，我也常将它们一一相较。别地当然也有无数佳妙的绿水青山，但是，曾经沧海难为水，我依然以自己的感悟，思念并敬慕普陀山。

冬去春来，春去秋至，当柳丝妩媚桃花妖娆；当金风将郁馥如酒的丹桂吹进千家万户；当我有幸常在青山幽远明湖似画的西子湖畔徜徉、在圆冠如黛严冬不凋的香樟树下悠悠穿行时，我不



能不深深感受着长居杭州相伴西子的幸福。

可是，我仍然常常思念普陀山。

因为，普陀山已经在我、在无数人心中，构成了一种独特的魅力。

因为，我渐知了普陀有着更为层层叠叠的远山近山，普陀青青如黛的山冈上，陪伴千姿百态的奇岩石景的，是更多的百年香樟千年紫竹和无数林木；我知道普陀的山神秘且富有禅意，在千山万山共一碧、千树万树同一翠中，还有诸如国内少见的珍贵树种“鹅耳枥”等昂然生长；我还知道，普陀山不单山峦雄奇，林壑幽美，洞景琳琅，更有忽而浪花千叠波涌涛卷、忽而平静如镜似铺似衾的大海和沙滩，别处的佛教名山只有山而不见海，普陀山却是大海簇拥中的仙岛，而有百步、千步之称的清糯沙滩，更是男女老少都为之钟情的曼妙所在。

如果说，这个极尽山海之美的小岛，原来是因为有着可研可究的众多文物，使普济、法雨、慧济这三大禅寺名声在外的话，如今，更是因为它名不虚传而又新姿傲然，已然成了游人香客蜂拥之地，不说别的，就连各地都有的幽兰水仙，在这里举办一个小小规模的展览，也会成为闻香识美的盛典，引得四方游人日日如过江之鲫呢！

无怪人说：而今的普陀山，真是上天(山)入地(海)逍遥游，直教海国比杭州！

于是，屡屡听着普陀山年胜一年的盛事盛况，听着从旅游部门到各方文友对普陀山的种种惊异和赞叹，我就忍不住得意，忍不住自豪，因为普陀所属的舟山，也是我的大故乡！

众人夸说普陀山诸般之好，当然自有各种角度和认识。当我请普陀山全山方丈戒忍法师以一句话概括时，法师微微一笑，一锤定音：

“普陀山轰动天下魅力永存，就是因为有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仿佛是为法师的话作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以最美丽的形体嬗变，以最光彩夺目的形象，在2005年的春节晚会上，再度成为亿万观众心中的太阳和月亮——

一曲由邵丽华领舞的《千手观音》，千手挥摇成排列数层扇面，又如迷丽变幻的孔雀开屏，教我们在霎时间酩酊如醉！这曲以21位聋哑演员完成的舞蹈，教我们领略了美的精灵，美的极致，教我们歌享了美的盛典，沐浴了美的洗礼！

演出开始，惊鸿一现的大美就使我几乎窒息，当这整场演出不过十来分钟的舞蹈，在我们目不暇接而又目瞪口呆中徐徐谢幕的一刹那，一直屏声静息的我，几乎听不见现场如雷的掌声，也听不清窗外疯狂的爆竹……

所有的赞美在心中轰然洞开！所有的赞美在这时都显得多余而无力。我以手揩泪，只见年过古稀的老伴与我一齐泪光闪闪！

我不能不感泣。以出演《雀之灵》一举成名的领舞邵丽华，与结为一体的20位同伴，在金碧辉煌的拱门下，以缤纷的手姿，斑斓的色彩，将无法言说的内心世界和无由言说的佛国世界，叙说得这般浪漫佳妙这般美丽辉煌！

《千手观音》在“春晚”博得众口一词的赞誉，自在情理之中——不光在于那光彩夺目的衣饰，不光在于那强似万语千言的音乐，而是在于这精美绝伦的舞蹈，她不单再现了“观音”的“真身”，更再现了她的“真义”和“真缔”，那挥出了一颗颗心的“千手”，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齐心又协力的“牵手”，是天上人间所有的善良和充满爱意的心手相牵，是真正的我心传我手、我手传我心、你你我我和谐一致的心手相连！

记得去年八月，应邀去敦煌参加有关的纪念盛典，一曲《敦煌彩塑》的优美舞蹈，就曾使我想20余年前看《丝路花雨》一样感动非常，而今，传承并发展了《敦煌彩塑》的《千手观音》，更使我立时如痴如呆陶醉不已地成了她的彻底的崇拜者。

在如潮掌声淹没了舞蹈音乐的“众态失常”中，我也失常了。

透过模糊的泪眼，我的眼前竟同时晃现出去年金秋在普陀朝阳阁所见的佛顶山，晃现出佛顶山下的“观音眺”——那座高达33米的观音菩萨像，此时突然在我眼前矗立，金光四射！

“失常”的我，脑海一片真空，却想找一管普陀山的千年之竹，做成长箫短笛，就像永无停歇的潮音洞一样，对着太阳也对着月亮，吹出我心中的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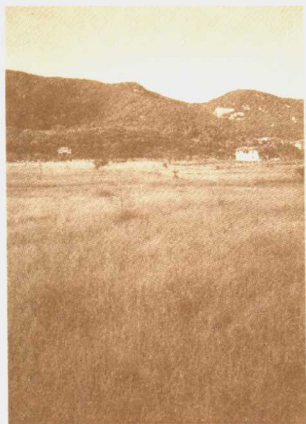
普陀山，普陀山，天海相伴无穷极；普陀山，普陀山，山海相亲，人心相谐……



普陀山四季

蒋宝华

春天的年轮



春天是普陀山长境界的季节。

冬去春回，所有树木又多了一圈年轮，普陀山同样也多了一圈年轮。普陀洛迦这棵生生不息的参天菩提，只身独立，任凭世界在枝头喧闹，把根深深地扎进无垠的海底，没有人看到过那是怎样的足迹。只有海浪会把潮音捎给前来参拜的人们，衍化成觉悟者心中涌动的阵阵梵音。

树是普陀山真实的年轮。千百年的轮回，只在心底留下密密的印痕，在这简单的曲线里记载了过去所有的伤痛，所有的甘甜和所有的繁茂。翠盖如云的千年古香樟，遗世独立的普陀鹅耳枥，安若磐石的罗汉松，坚守着一方土地。寺倒了又建，人来了又往，穿梭其间的万物一如白驹过隙，而树木依旧安之若素，固守着生命的本然状态，默默诵读心中的佛语。

树是普陀山生动的精灵。初生的新叶贸然顶开沙朴、榔榆、水杉、红楠、冬青、黄连木枝梢上的叶苞，从梦中苏醒，又将披上了新的盛装；银杏褪去了金色的冬衣，展开了青色的裙摆，飘逸多姿；法雨寺前龙凤古柏依然翩翩作飞天状；新木姜子露出了毛茸茸的笑颜，在阳光下似初生的婴孩；神奇的蚊母树回应着阵阵春雷，闪烁出金色的灵光。磐陀庵前的树与石合为一体，同修千年菩提，而梅岑路旁的母子树彼此搀扶着，依恋着，不知还将历经多少岁月沧桑。

树是普陀山深藏的慧根。春天犹如季节的涨潮时分，因为流动，因为变幻，因为对未来的憧憬和期望，一切都变得不真实起来。什么是真？什么是虚？